

佛經音義研究

徐時儀

陳五雲

梁曉虹 編

—— 第二屆佛經音義研究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鳳凰出版社

佛經音義研究

徐時儀 陳五雲 梁曉虹 編

——第二屆佛經音義研究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佛經音義研究：第二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徐時儀，陳五雲，梁曉虹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506-0865-8

I. ①佛… II. ①徐… ②陳… ③梁… III. ①佛經—訓詁—國際學術會議—文集 IV. ①H131.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192883號

- 書名 佛經音義研究——第二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編者 徐時儀 陳五雲 梁曉虹
責任編輯 王華寶 李艷麗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號A樓, 郵編:210009
集團網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經銷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排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刷 南京大眾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橋北路京新村546號, 郵編:210031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18.5
字數 497 千字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0865-8
定價 65.00 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025-58849828)

上海市重點學科漢語言文字學(S30402)

上海市教委 085 工程項目

上海師範大學重點學科中國古典文獻學

佛經傳入對漢語漢字的兩大影響

——第二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辭(代前言)

2005年9月舉行首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9月舉行第二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這都表明佛經研究正積極開展,成績顯著。在首屆會議上,我主要談到語言信息系統、語詞音義關係八大特性和現代詞彙學上詞義的三大類型等等在佛經中的展示。這屆大會責成我再說幾句話,我便借這個機會向諸位先生繼續討教問學。佛經傳入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這次只着重談談與音義有關的兩個認識和一個期待。

一、佛典翻譯加快了白話取代言言的步伐——漢語發展史上的豐碑

呂叔湘早就說到過:“佛經的文字也包含較多的口語成份。”“白話的興起跟佛教大有關係。”(呂著《語文常談》第六章)事實確是這樣。

我們知道,漢語最早是古白話,漢人祖先基於對古白話的研究,創造了語素漢字,進而突破了漢語的時空局限。漢語從時代上可分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古代漢語發展演變中形成兩個支流:文言文和古白話。周代和周代以前所遺留下來的書面語,秦代至漢初的某些書面語,大致是和當時的口語相近或相一致的,漢初以後,各時代文人的書面語仿照此前文人慣用的辭彙語法成分和行文格調,成為一種脫離當時口語的“特殊書面語”。這種“特殊書面語”被稱為文言文。從漢末魏晉以後到“五四”前(權作這樣區分),還有一種與口語基本一致的書面語,這就稱為古白話。這樣一來,

文言文和古白話就成為古漢語兩個支流。有人稱“東漢以後則開始出現文言、白話二元化的語言並存的局面”，就是指這一情況。不過必須指出，“文言、白話二元化的語言並存”，畢竟只屬一種語言。文言和白話各有特點，而又相互滲透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多數佛經、變文俗講、各種語錄以及後來的話本、小說、雜劇和南戲劇本等等都屬白話系統。以佛經為例，正如梁啟超所指出：“之乎也者矣焉哉一概不用；既不用駢文家之綺詞麗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繩墨格調。”（梁氏《飲冰室文集》，凡十條，僅轉引兩端）佛典為使民間平民易懂，力求用口語或接近口語的語言成分翻譯外來詞語，這正是明證。要而言之，古白話語體，始自漢魏，漸成熟於晚唐五代。文言文一面仿古，具有人為性；一面不由自主地或不覺地把當時口語某些成分用到人們所寫的文章裏去，這就使文言綜合了各個時代語言成分，具有綜合性。這人為性和綜合性都基於語言的社會性自不待言。越到後來，綜合性越大。就連“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的韓愈《南山》詩“團辭試提挈，掛一念漏萬”的“團”字也無法從先前的常用義去理解，它屬於當時的方俗詞義，作估量、推敲、猜度解釋。這種方俗詞義常見於眾多文人筆下，如晁元禮《少年游》“眼來眼去又無言，教我怎生團（怎麼去猜）”；《董西廂》“我團著（猜著）這妮子做破大手腳”；韓愈寫的祭文中出現“阿爹”，“爹”是漢末口語詞（從北方少數部族傳入的語詞）。但是，由於語言的發展，有許多詞當時的婦孺皆通曉的，現代人卻不能理解了，於是《詩詞曲語詞匯釋》（張相著）等便得作專門訓釋了。佛經裏這種情況就多了，如“阿姨”表示對比丘尼的敬稱（對人敬則對己謙，敬謙互表），“分別”表示懂得、瞭解。佛典譯詞不僅在原有語素基礎上賦予新義，如把“理”蒙上“佛性義”，而且還大量利用梵漢音義來湊合，如“魔”的構成，並由此出現“魔境、魔掌、魔術、惡魔、妖魔”等為數甚多的複詞。無論是從佛經中汲取大量借詞，還是通過一定方式造新詞，都大大豐富了漢語辭彙群，加速了古白話的發展。漢語白話的發展基於漢語自身的因素，佛經的影響則是重要外因之一。徐時儀著的《漢語白話發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已道其詳,很富有創發性,自可另行參閱,這兒暫且從略。

佛典加速古白話的發展也表現在句法方面(徐著雖未明顯全面立目,但深寓其實)。其中較突出表現是判斷句用判斷詞(係詞)“是”,擺脫了句末語氣詞“也”。如“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六祖壇經》);“我婦已死,汝是阿誰?”(《百喻經》)。判斷句不用判斷詞“是”的漢語自身因素:先秦主語後面常用指示代詞“是”(此)複指,然後接上判斷語,如“千里而見王,是(指示代詞“此”)予所欲也”,“是”(此)經常處在主語和謂語中間,漸形成判斷詞性質而發展成為判斷詞了(認同王力此說)。判斷詞“是”先秦還沒有,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才產生(王充《論衡》便有用例)。到了魏晉,判斷句進而擺脫了語氣詞“也”,“是”便成為判斷句所不可缺少的了。南朝劉宋時期“半文不白”的《世說新語》進一步用開,佛典翻譯判斷詞益加大量使用。其他如“被字句”結構趨於複雜化,“把字句”頻頻出現,“著、了”的虛化分別表示動詞的時態(進行、完成)等成為漢語語法日益精密化的標誌,而這些新的語法形式和要素隨著佛經翻譯而廣為流行,新詞的增多也幾乎全方位地由語音造詞轉向語法造詞而呈現,盡皆進一步加快了白話取代文言的步伐。有大量佛典和民間文學在,這兒也毋庸一一例說。

二、佛典翻譯促進了漢語文字學領域俗文字學的新開掘和新研究

“自從一百多年前英國湯姆斯創造民俗學這個學術用語以來,民俗學在國際學術界長勢日益旺盛。”民俗學範圍很寬泛。“語言學與民俗學的關係很深。”“很多國家把方言的研究納入民俗學範圍之內。”(日本·大藤時彥)漢字是語素文字,漢字學的組成部分包括俗文字學。佛教傳入,佛典翻譯早期多用漢字音譯,後來多用意譯,而意譯仍免不了有音譯成分,如首屆會議我提到過的華粦(fū 古數字)醫術高明,民間視為醫聖,就取梵語稱藥神“阿加佉”的“佉”音來比照,尊為藥神,敬稱“華佗”。佛典音譯除了用現行漢字記音外,還另創方塊字記音,如前面提到的“魔”聲符用梵語諧音“麻”,形符則沿襲漢民族幻覺中的習俗所謂的“鬼”,起“注釋性的

區別作用”，另造成了方塊漢字——俗文字。

俗文字起源很早，它是漢字的地方變體，“所謂籀文，所謂古文，其實也是篆系文字中的俗文字”（陳五雲著《從新視角看漢字：俗文字學》，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為了適應翻譯佛典的需要而創製的俗文字，它既脫胎於傳統漢字而並沒有與傳統漢字異軌，卻又另具殊別性。如用“菩薩”、“菩提”（還縮寫為“菴”）來翻譯梵語詞，這“菩、薩、菴”就都屬於俗字範疇，它們都從漢字構形中變異出來。這樣看來，佛經的訓釋便很有必要就已成事實對漢字俗文字的認知進行研究。

大家都知道，漢字不是線型（形一音一義）的表音制文字，而是混合型（形 音義）的表意制文字。具體說開來，即“漢字是以象形為基礎、表意為主導而又兼有表音因素的表意制文字”。對這一表意制文字作定義式的陳述，是本人早在《語文論叢》1981年第6期《談漢字的發展演變》一文提出而深得當時中央文字改革委員會諸先生的認同（此文後來收入拙著《許威漢語文研究文存》，中華書局2008年版），我多年來有關漢字的說解全都基於這一識見。綜觀這一表意制度（體系）文字，構形有繁簡和異體、體態有篆隸真草，體態之異又與使用工具與色料（刀、竹杆、毛筆、漆、墨、帛、紙）及製作（刻板、模鑄、印刷）相關連。遠在佛經傳世之前（先秦）用刀、竹杆和漆，刀刻成線條易而圓轉難，竹杆點漆書寫，竹硬漆膩寫不成行，必形成蝌蚪狀（世稱“蝌蚪文”），用毛筆蘸墨書寫，或帛或紙，真草方有可能，文字的實用性與書法的藝術性也達到了完美的統一。至於文人筆下增益點畫，以異炫博，當不可取，而民間為應施用，造新字，寫別體，自是不應漠視，它不入傳世之“正途”，卻常出現在佛典行間，與佛經音義訓釋相涉。這從新的視角看，佛經訓釋也促進了俗文字學研究。陳五雲、徐時儀、梁曉虹（日本）三位教授針對上述歷史的客觀實際，合力撰寫了《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新作出版，正大有益於學界佛林。它填補了空白，開啟了眼界。

方俗字的認知和研究難度很大，《中華大字典》收字四五萬，有很多是方俗字，有些字目下注明“音未詳”，沒法解讀，章太炎的老

師俞樾在《春在堂隨筆》中記載廟宇旁邊的碑文上的字不認識時，說“‘習’字不可識，殆當時俗字”，只好作罷。俗文字的地區性很強，好多年前浙江人民出版社收集了浙江各地常用方俗字 80 多個附在《漢語常用字典》後頭，其他各省同樣會有很多，它們出現在佛典中，就使人為難了。由此看來，俗文字研究對佛典音義研究也相當重要，而且是任重道遠的。

以上談的佛經傳入對漢語、漢字兩大影響，粗看起來似乎是很平常的事，其實佛典傳入加快白話取代言言步伐是漢語發展史上頭等大事，呂叔湘深有感觸地說要好好“總結發展規律”。語言研究重在歸納，歸納離不開對語言現象的描寫。一般的“描寫不是理論，理論必須描寫”，通過大量的對佛經音義的描寫，駕馭思維方法論和思維工具方法論全面深入探究，增多理性認知，才能有利於發展規律的認識和總結。漢語俗文字與佛經音義關係也至關重要，可是從事這方面研究才起步，還有大量工作在後頭。想同道者眾，必將有新躍進。

三、佛典研究佳作紛呈，建樹卓越，敬致賀忱，並寄予新期待

佛教的傳入，對漢語音韻學、邏輯學、詞彙學以及漢字、文化等方面都有影響，人們歷來紛紛開展研究，現在正把研究引向深入；而佛經訓釋研究的核心是詞義，由詞義又展向語法，修辭等諸多領域，折射出一道道光芒。佛典研究力作迭出，面對前賢長篇巨制及零珠碎玉，浮想聯翩，不由得回想起一代語言學宗師羅常培前輩的切身感言。他博通文史和語言學，行文語語中的，畫龍點睛，即便為王力、周祖謨專著寫序言，會同呂叔湘寫應時之論，亦皆一絲不苟，言簡意賅，自著《魏晉六朝專家文研究》僅三萬字，同道學人三十萬字未必能盡其意。其間建議以章太炎的老師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一書為垂范施用於新的研究領域。他說：“若能應用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之法，推之于漢魏六朝文學，即於當時用字造句之例，必有創獲，亦巨業也。”（羅著《魏晉六朝專家文研究》4 頁，獨立出版社 1945 年版）愚以為，若能取法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施用於中

古以來佛典的訓釋研究，亦乃偉業。俞著明辨正誤，不泥陳說，多有新見。如《尚書·多方篇》“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俞氏加按語：夾、介，一義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曰：“夾，輔也。”《雨雅·釋詁》曰：“介，助也。”夾介，猶言輔助。《枚傳》以爲“近大見治於我周王”，則不辭矣。概述之後，點明可從《一切經音義》等之釋，指出《枚傳》之“不辭”，務實切要。筆者順按，《十三經注疏》謂：“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夾”訓“近”，連同句解，仍爲“不辭”。俞氏之釋，自顯文義通達，郢介獨運。其他發現發明，所在皆是，均可爲雅範。因感悟于此，徑陳所以，祈得同道者照鑒。

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目前似尚少有人問津，未受重視，甚而有人僅僅憑書名“舉例”兩字猜度比附。有本介紹漢語學習書目的書，把它列為漢語學習初級入門書，另有本《中國學術名著提要》的書，說它舉了 88 個例子並浮光掠影地介紹一番。還有本評論王氏父子治學貢獻的專著（書名與作者恕從略）居然也說俞氏全書共舉過 88 例，可見俞著學界尚少認知，俞著之研究還路靜人稀。其實俞著剖析了幾百個古書疑義的例子，歸屬為 88 類。它是極可貴的瑰寶，百餘年來有識之士都為之傾倒。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說“此書甚有益於學者”；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評為“模範名著”；劉師培“歎為絕作”，謂“發千古未有之奇”；馬敘倫稱“發蒙百代，梯梁來學，固懸之日月而不刊者也”；《清代朴學大師列傳》直言較王引之《經傳釋詞》變而俞上。用姚維銳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昭然發千古未有之蒙。”我深感羅常培建議可貴，也深感佛典訓釋必要時可取法俞著，深會名著“釋疑解惑，勝似良師”。我也由此真誠期待不久將來有若俞著的佛典訓釋的極品問世，嘉惠佛林，梯梁來學。

這兒順便還想說明的是，我個人正在不斷問學。因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名著原為幫助讀者閱讀古籍而作，可是百年來一般讀者甚至業有專攻的學者往往難以通讀，我現在正為俞書加注評，力求排除閱讀障礙，同時糾正出版過程中若干弊病和俞著自身的若干疏失。這項注評工作頗具難度，可它卻為我自己問學也提供良好

機會，力求做好。茲謹以之與諸位先生共勉。

最後，祝願盛會完滿成功，並祝與會先生們健康愉快！

許威漢 2010年9月19日於上海師範大學

目 錄

佛經傳入對漢語漢字的兩大影響

——第二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辭(代前言)

..... (1)

梵漢對音與“借詞音系學”的一些問題 施向東(1)

人聲韻尾的梵漢對音研究

——以兩種地藏菩薩陀羅尼爲例 林光明(17)

日寫本《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注音研究 苗 昱(30)

希麟《續一切經音義》重紐研究 王艷紅 畢謙琦(45)

《玄應音義》中“非”類字研究 毛遠明(52)

現象與本質

——由佛經音義文字看俗文字學 陳五雲(65)

玄應《一切經音義》的“非體” [韓]鄭蓮實(80)

佛經音義避諱現象分析 張 鉉 曹小雲(98)

高麗藏刻本《一切經音義》俗用字類型論畧 王華權(105)

利用大型字書考證《龍龕手鏡》未識字舉隅..... 魏現軍(114)

《妙法蓮華經釋文》與俗字研究..... 陳源源(126)

佛經音義對歷時語義探討的利用..... 曾 良(136)

- 唐五代佛經音義書同源詞例考……………蕭旭(145)
- 《大唐西域記》之漢語詞彙史價值試論……………周阿根(169)
- 佛經音譯詞單音節縮略現象研究……………吳為民(180)
- 《磧砂藏》隨函音義與漢文佛典整理……………譚翠(188)
- 日本所存八十卷《華嚴經》音義綜述
- 以《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為中心……………梁曉虹(195)
- 《隨函錄》《一切經音義》所錄《經律異相》音義劄記
- ……………張春雷(221)
- 《妙法蓮華經釋文》引《國語》例讀劄
- 兼及《釋文》的文獻學價值……………郭萬青(228)
- 敦煌寫本“伯2901”和初雕本高麗大藏經《玄應音義》的比較
- ……………[韓]李圭甲 明惠晶(233)
- 《慧琳音義》所據《高僧傳》版本略考
- 以《高僧傳》卷五音義為例……………定源(254)
- 慧琳《聖教序》《述三藏記》音義的文獻價值……………趙家棟(268)
- 《重刊北京五大部直音會韻》初探……………蕭瑜(274)
- 六十卷《華嚴音義》版本初探……………俞莉嫻(297)
- 《一切經音義》引書探論……………徐時儀(310)
- 宋世良《字略》考論
- 以《一切經音義》引文為中心……………潘牧天(332)
- 《一切經音義》引《字指》考……………廖宏艷(346)
- 玄應《眾經音義》各本引《字林》考……………郎晶晶(351)
- 張戡《考聲》考……………許啟峰(378)
- 玄應、慧琳、希麟音義引《孟子》考……………沈葉露(396)
- 《慧琳音義》引《莊子》考……………楊思範(403)

《一切經音義》三種引《史記》古注材料來源蠡測·····	蘇 芃(410)
《一切經音義》引《風俗通義》二例札記·····	楊 豔(422)
《一切經音義》引《風俗通》考·····	甘小明(429)
《一切經音義》引《抱朴子》考·····	劉 靜(437)
《一切經音義》引《東觀漢記》考·····	戴含悅(441)
玄應《一切經音義》引《淮南子》考·····	駱 娟(445)
《一切經音義》引《獨斷》考·····	鍾 芸(451)
《慧琳音義》引《呂氏春秋》考·····	馬 雯(457)

反切繫聯之資訊化研究

——以慧琳《一切經音義》為例·····

····· 釋惠敏、陳晏璿、葉博榮、鄧名敦、陳鈺滢、蔡淑慧(462)

佛經音義資源數位化工具之建置與應用研究·····

····· 杜正民、陳晏璿、鄭寶蓮、釋法源(唐國銘)、李家名(478)

略論“佛經音義”的一些問題····· 譚世寶(501)

論莊旻等對《玄應音義》的研究····· 吳繼剛(509)

元代官府文書中的蒙語借詞·····

····· [俄]I. T. Zograph 著 徐文堪譯(524)

孜孜以求 雙玉合璧

——評《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 董志翹(539)

從儒典的“音義”說到佛典的《一切經音義》

——兼論《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 虞萬里(550)

第二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目錄····· (574)

編 後 記····· (577)

梵漢對音與“借詞音系學”的一些問題

施向東

最近二十年,“借詞音系學”(Loanword Phonology)在西方蓬勃發展,成為音系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音系學使用以規則為基礎的推導模式或以制約條件為基礎的生成模式這樣的研究範式,比較容易表達借用過程中目的語言對源語言音系結構所作的調整;反過來,借詞也可以檢驗音系規則或制約條件的合理性究竟如何。西方學者認為,借詞和借詞音系的研究能夠為本族語的語言研究中棘手問題的分析提供重要的證據。

梵漢對音其實就是梵語借詞的梵漢語音形式的對比。這種對比必須建立在音系學的對比研究的基礎上,而不能僅僅孤立地進行語音學的比附或類推。舉一個例子說,比如,我們不能因為有“bhūta”譯為“浮多”、“vibhāṣā”譯作“鞞婆沙”、“buddha”“dharma”譯作“佛陀”“達摩”、“ghanaṣ”“ghoṣa”譯作“伽那”“瞿沙”等等譯例就輕易斷言漢語中古音有送氣濁塞音聲母。漢語究竟有沒有送氣濁塞音聲母,必須從音系結構的層面來判斷。

本文從漢譯佛典中梵漢對音的實踐出發,討論中古漢語的聲母系統、韻母系統、聲調系統、連讀音變等若干問題,對“借詞音系學”的若干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求方家的指正。

一、音系結構差異與音系成分差異

佛教經典傳入東土,翻譯時有些詞語不用意譯,而用音譯,即玄奘所總結的“五不翻”,主張在五種情況下(一秘密故,二含多義

故,三此無故,四順古故,五生善故)必須用音譯而不用義譯。^① 音譯詞就是借詞。借詞是一種語言或方言通過接觸和/或模仿引進另一種語言或方言的詞,有時候借詞準確反映原語的音素,有時候借詞經過改造,使之適合於借語的音素模式和詞素模式。^② 漢語與梵語在音系結構和音系成分上都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在借入梵語詞彙時往往要經過改造,方能適合漢語的音系。如果我們拿梵語形式簡單地跟漢語譯詞類比,往往就會抹殺了這種音系間的差別,使語言的真相掩埋在歷史的塵埃之下。我們必須細緻分析漢語和梵語在音系結構和音系成分之間的差別,尋繹歷代譯家在音譯梵詞時的良苦用心,進而認識漢語的歷史音韻。

1. 梵漢語言輔音系統的差異與漢語譯例

梵漢語言輔音系統的結構差異最顯著的表現有兩點。第一,梵語 25 比聲,即 5 個發音部位,每個部位 5 個塞音,包括不送氣清音、送氣清音、不送氣濁音、送氣濁音和鼻音。而漢語每個發音部位的塞音只有 4 個,即不送氣清音、送氣清音、濁音和鼻音。每個發音部位只有一個全濁塞音。因此,梵語的不送氣濁音和送氣濁音跟漢語的對音就混而為一,如:

bhūta 浮多

buddha 浮屠

vibhāṣā 鞞婆沙

bimbara 頻婆羅

buddha 佛陀

veda 吠陀

dharma 達摩

darada 達羅陀

這樣,漢語的濁塞音到底是送氣的還是不送氣的,就成了問題。高本漢構擬的漢語中古音,並、定、群等全濁聲母構擬為送氣音 b'、d'、g',^③而邵榮芬、李方桂、李榮等學者構擬的漢語中古音這幾個

① 見《翻譯名義集序》,《大正藏》第 54 冊, No. 2131。

② R. R. K. 哈特曼、F. C. 斯托克,《語言與語言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 年,44 頁。

③ 高本漢《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齊魯書社,1987 年,濟南。(聶鴻音譯)

全濁聲母則爲不送氣音 b、d、g。^① 不管哪一種構擬正確，總之是以漢語的一個濁音音位去對梵語的兩個濁音音位，其中必有一個對音存在誤差。我們認爲，在借詞時，譯者總是要以最小的誤差去實現音譯。我們試以玄奘譯音爲例。在玄奘譯例中，存在若干濁塞音的誤譯，若以漢語濁塞音不送氣來解釋，可以達到“最小誤差”：

	梵 音		唐 音		誤 譯 舉 例	總 例數	特 點
	送氣	清濁	送氣	清濁			
1	送	濁	送	清	māgha 磨祛(祛 kh)	2	都送氣
2	送	濁	不	清	無	0	無共同點
3	不	濁	不	清	badakṣana 鉢鐸創那(鉢 p)	2	都不送氣
4	不	濁	送	清	無	0	無共同點
5	送	清	不	清	jyeṣṭha 逝瑟吒(吒 t)	1	都是清音
6	送	清	不	濁	無	0	無共同點
7	不	清	送	清	kothari 揭他羅(揭 kh)	6	都是清音
8	不	清	不	濁	nilapiṭa 尼祿蔽荼(荼 d)	9	都不送氣

若假設漢語濁塞音送氣，則上面的第六類 6 爲什麼一個譯例也沒有，而第 8 類爲什麼那麼多譯例，就根本無法解釋。^② 因此，從梵漢對音的立場，我們支持漢語濁塞音不送氣的構擬。

梵漢語言輔音系統的結構差異顯著表現的第二點是，梵語幾乎沒有塞擦音，^③而漢語中古音有多達 3 組 9 個塞擦音：精清從/莊初

① 邵榮芬《切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北京；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務印書館，1980 年，北京；李榮《切韻音系》，科學出版社，1956 年，北京。

② 施向東《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語言研究》1983 年第一期。

③ 梵語字母表 33 輔音，25 比聲爲塞音，8 超聲爲通音和擦音，沒有塞擦音。佛教文獻中“圓明字輪四十二字”則有 tsa、kṣa() ṭṣa 二字，僅此而已。